



晨报首席记者 牛强 实习生 程玥

最近,很多人都不止一遍完整地看完一条视频。

在这条名为《回村三天,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》的视频里,UP主“衣戈猜想”(以下简称衣戈)以第三人称的视角,用镜头讲述了他二舅的一生:今年66岁的二舅曾是村里的“天才少年”,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全校第一,但幼年时的一次高烧让他的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,但他并未就此被生活击垮,而是自学成为一名木匠,靠手艺维持着生计。二舅一生未婚,收养了一个女儿,还独自照顾着88岁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。

按照当下主流的分类标准,这条长度为11分钟的视频在各大平台绝对算得上有“流量焦虑”的视频创作者望而却步的“另类”。但神奇的是,几乎每一位观众在观看它的过程中都感觉不到分秒的漫长,而是惊叹人生如此匆匆。

这条视频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年度爆款。截至记者发稿时,仅微博热搜阅读量已经超5.9亿。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的讨论:有人赞许,表示它是用视频呈现的散文,也有人持比较理性的观点,认为它只是一碗鸡汤。

7月26日下午,新闻晨报记者联系到了视频的创作者衣戈。不同于此前短视频平台上那些一夜爆火的视频创作者,在采访过程中,衣戈显得非常低调。他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真实姓名,也不愿意透露视频拍摄的具体地点,谈及原因,他说:“我之前看到过山东的‘拉面哥’,整个乡村都被围得水泄不通,一个月后大家都走了,留下一地鸡毛。眼下就是希望热度快点过去,不希望看到二舅被打搅。”

“二舅”视频全网刷屏 作者对话晨报记者:希望热度快点过去,不希望二舅被打搅

“我在二舅身上学到了人生的饱满”

现实中“二舅”是怎样的

衣戈是一名90后,他曾是一名高中历史老师,如今是一名半全职的视频博主,拍的大多为科普类的视频,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,本没有以流量为目标的一条视频却让他意外收获了“顶流”。

再次谈及拍摄这条视频的初衷,衣戈告诉《新闻晨报》,其实七八年前就萌生了这个想法。他从小就在农村长大,后来一路考学去城市工作生活,再次回到农村探望二舅时,终于将想法付诸行动,“我想规避流量焦虑做这件事,只是想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,我和妻子说,哪怕这个视频不涨粉,甚至掉粉,我都要去做”。

在视频中,衣戈想呈现出一个最真实的二舅,就像拍摄纪录片一样,讲述事实,避免使用过多华丽的词藻。然而,一开始,二舅对于他的拍摄是拒绝的,因为在二舅看来,大明星才应该被拍,自己没什么好拍的。但在衣戈的一再坚持下,二舅终于成为了这条视频的主角。

衣戈说,在二舅所在的村子里,80%都是留守老人,10%是留守儿童,但是大部分留守儿童也被父母接到县城里去了,“这些老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聊天,农村人没有退休一说,只要能迈得动腿,就会继续种地,只不过是种的多和少的区别”。

二舅因为身体原因没法种地,但神奇的是,过去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,二舅的家里永远堆满了米和菜。这是为什么呢?原来,村里很多人的东西坏了,就放在二舅家里。二舅啥也不说,默默地把东西修好,农村人也不善言辞,他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就是过两天送一些米和菜给二舅。村里的人都评价二舅“是一个干活很利索的人”。

衣戈记得,这么多年,他只看到二舅哭过一次,“那天晚上二舅喝了大酒后嚎啕大哭,觉得自己这辈子过得挺苦的。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舅沮丧的脸,他一直都是笑嘻嘻的”。

后来,衣戈和妻子曾商量过,攒钱给二舅在县城里买套房子,但被二舅果断地拒绝了,“他从来没有坐过马桶,过马路也没有红绿灯的



视频《回村三天,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》中的画面

/视频截图

意识,在农村无忧无虑惯了,没法习惯城里的生活”。

后来,二舅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,闲暇之余也会刷刷抖音、快手上面的短视频,但他看过的90%的内容都是大数据精准推送的关于木工修理的短视频。

“他这种奇才啊,只不过是生不逢时。”“人生最大的遗憾,就是在遗憾过去的遗憾。遗憾是主角崛起的前戏,在生活中是让人沉沦的毒药。”……每一位看过视频的人,都有戳中自己的那句文案,但几乎所有观众,都佩服衣戈的文案水平。

对此,衣戈表示,视频中所有的文案都是他自己写的,花了整整两个晚上,一共写了五千多字,最后删除了一千多字,可以说是“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”。衣戈自嘲到,因为自己能力有限,视频很“粗糙”,他们并没有专业的团队,全程都是由他和妻子两人共同完成,为了拍摄这个视频,妻子还特地买了一个手机云台。

视频拍摄完成后,关于片名,衣戈最初的想法,就叫做《我的二舅》。但是在视频发布前的一刻,

他笑着说,自己还是有点“流量焦虑”了,于是决定把片名改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。

不会趁热打铁做不酷的事

视频火了以后,衣戈的各个社交媒体账号上突然之间涌入了成千上万的私信,还有一些制片人和导演联系他想把二舅的故事拍摄成电影。这让他的生活突然变得手忙脚乱。

这两天,衣戈认真地去查看网友的每一条评论,他至少看到几百条评论拿他和写《活着》的作家余华相比,这让他倍感惶恐,“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和这些大师去比较”。

也有人拿他和此前爆火的新东方带货主播董宇辉比较,觉得两人都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案例。对此,衣戈告诉《新闻晨报》:“我觉得不能拿我和董老师比较,董老师所做的事情具备持续性,可以一直给大家带来物美价廉的商品,而我估计爆火一两天后生活还是会恢复平静,我会继续去做自己喜欢的视频。”

视频同样在衣戈的家里掀起了“波澜”。衣戈说,他的母亲性格比较内敛,不善于在人前表达自己的感情,但是前天背着家人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天,“他们从来没有想过,会有人把他们的人生拍出来,展示他们的一生,所以一下子就有破防”。

那么,二舅自己看到视频后又是什么反应呢?衣戈笑言:“二舅平时也不上网,他也不知道‘B站’是什么,当我和妻子打电话告诉他这个视频很火时,他没有特别的激动。”

衣戈表示,不管这条视频最终收益如何,他早就和妻子决定拿出3000元钱给二舅,但被二舅果断地拒绝了。衣戈只好和二舅说了一个“善意的谎言”,就说视频在一些地方获奖了有一笔奖金,这样二舅才接受,没有银行卡的二舅给衣戈发来了存折的照片。

有人劝衣戈抓住热度去流量变现,对此,他显得非常理智,“花未全开月未圆,给大家留一些悬念不是更好吗?”也有人问他,是否会趁热打铁,推出更多类似的视频作品?衣戈沉思片刻后,果断地表示,再去

农村接着拍摄类似的视频,这样觉得反而不“酷”,“我人生三十多年里只有一个二舅”。

“精神内耗”真会治好吗

要说这条视频有多火?就连平时不爱发朋友圈的人都开始认真地写起了“小作文”。

有人看完视频后在朋友圈里写道:“我真的不想年纪轻轻就上土,我真的想拼一把,我想让自己老了以后不会觉得没年轻过,谢谢,真的谢谢,我想像二舅一样,不问来路,不记归途,当最快乐的人。”也有人表示:“我自己的精神内耗不会因为看到二舅这样的人比我还悲惨而被治愈。也就是治疗不能通过比惨而获得释放。”

最令衣戈感到意外的是,在视频发布后,他看到许多城市长大的孩子也在疯狂发朋友圈,他们思考的不是城市化、乡村转型,而是把这个视频投射到考研、容貌焦虑等议题,这是令他没有想到的,“后来我也想通了。很多80后、90后都选择背井离乡,在大城市独自打拼。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和我一样在农村长大。这种漂泊感、深深的乡愁,老一辈人很少吃这样的苦,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承受的苦还是不一样的”。

眼下,这样一条突然爆火的视频,留给每一位观众的思考还在继续,尤其是片名中所提及的“精神内耗”。

衣戈也向《新闻晨报》讲起了他的“精神内耗”,北漂多年的他一直都想出人头地,但是也想努力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,他总是在两者之间反复纠结。压力最大的那会儿,他每天晚上睡觉前想的不是自己的孩子,而是亲人又离老去近了一天,想着想着整晚都会失眠。

采访的尾声,当被问及,二舅的人生故事是否真的会治好“精神内耗”时?衣戈坦言,二舅并没有根治这种“精神内耗”,因为没有人可以靠别人根治自己的“精神内耗”,“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瞻前顾后的人,也常常会去思考‘人为什么要活着’这样深刻的问题,总喜欢给自己定些标准,比如人生一定要创办一家公司、至少要让50万人喜欢我的视频,但如今,我在二舅身上学到了人生的饱满。”